



老子

道德精神透视

王海曙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老子

道徳経神道經

卷一

一

老子

道德精神透視

王海琚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子道德精神透视 / 王海琨著.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518 - 0578 - 0

I. ①老... II. ①王... III. ①老子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223.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6460 号

老子道德精神透视

王海琨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群艺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518 - 0578 - 0
定 价 35.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hs.com>

目 录

导 论	001
一、老子哲学的理论归宗	004
二、“和”——对宇宙、自然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012
三、以老子思想反观现代文明	022
四、被误读的老子	027
(一) 先秦时代的误读	027
(二) 民间百姓对老子的误解	035
(三) 特殊时代中对老子的批判	038
(四) 儒家学派对老子的批判	041
五、老子哲学兴起于文明的变异和对现代的反思	043
释 “道”	049
一、作为宇宙万物创生本原的“道”	053
二、“道”不可“道”——论“道”的不可言说性	076
三、作为万物运演规律的道	085
四、作为规律之“道”的二律背反	091
五、“道”只以暗示，并无引领	097
六、对“道”的体认是为了落实到生活的准则和方法上去	102
七、以“道”来破解生死迷局	105
八、“道”发端于时人对规律的背叛	111
解 “德”	116
一、道为体，德为用	119
二、道昭变，德求守	124



三、“德”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	131
四、“德”的核心内容是：无为不争	140
五、德是对人的主体精神的一种消解	146
六、“圣人”是“德”的集中体现	152
七、秉“德”而行的主要途径在于“修”	158
八、以“道”观之，人性“善”“恶”均是伪命题	169
九、体“道”之“德”与中“和”之治	177
十、“德”来自对社会制度的考量	181
论 “治”	186
一、对社会制度的叩问	188
二、应该由谁来充当治者	194
（一）圣人之治——治理国家的最理想境界	194
（二）君王之治	204
（三）诸侯之治	209
三、乌托邦式的小国寡民	215
四、世界并不是一盘可以操控的棋	225
五、也论老子的军事思想	229
六、再说愚民政策	234
七、老死不相往来与现代社会孤独	239
八、“治”源自于文化的赘痂	243
老子道德哲学批判	248
一、以固守的观念来否定变化的衡定律，是老子思想学说的 第一个悖论	249
二、以单面的坚持来否定对立统一的辩证律，是老子思想学 说的第二个悖论	251
三、以纯朴的修为来否定文明进化的发展律，是老子思想学 说的第三个悖论	254
四、以圣人的治理来否定先进制度的演进律，是老子思想学 说的第四个悖论	258

导 论

一部《道德经》，区区五千言，却在后人的眼中扑朔迷离，风云诡譎，显得极其难以琢磨和把握。有人说它是在传达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的生命智慧；有人说它是在表达天地派生、生命草创、万物繁衍的宇宙本原和规律；还有人认为老子是最早具有民本思想的哲学家，忧国忧民，他的哲学旨在表达治国生民的宏韬伟略。同时还有人认为他的哲学中充满诡诈和权谋，在于明哲保身，在于逍遥逃遁于世外之目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注译本也是五花八门，虽谓汗牛充栋，却也多数要么重复前者之见，要么望文生义，想之当然，这更使我们对其理论归宗甚感错综复杂。明代宋濂在其所著的《诸子考》中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见名曰希，搏之不见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敌兵相加，哀者胜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叵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庄、列祖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申、韩祖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张良祖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曹参祖之。”以上列举的虽然都和道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话说的并不全对，可有一点是说对了，就是不同的人在老子哲学中汲取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其哲学的归宗之意是很难把握的。

要想真正地了解老子，必须通过他的文本话语来了解。然而，按照现在解释学的观念，话语一旦被说出，解释者总是要带上自己的理解或者说偏见在其中的。人的解释永远不可能再是说话人的原来。恩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在他的《话语》一文中说：



索绪尔 (Ferdinand deSaussure) 最初在 1906 年至 1911 年之间于日内瓦讲授的三堂课中提出的语言学理论, 扭转了关于符号 (the sign) 的概念, 它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声像 (能指, the signifier) 与另一个概念 (所指, the signified) 之间的关系。根据索绪尔的理论, 结构语言学围绕着两条基本原则被组织起来。第一, 在语言中, 没有各种实定的 (positive) 词, 只有各种差异。要理解“父亲”一词的意义, 我必须理解“母亲”、“儿子”等词的意义。这一关于语言的各种认同 (identities) 的纯粹性的、差异性的特征意味着, 语言构成一个系统, 没有元素可以独立于其他元素而被定义。第二条原则是, 语言是形式而非实体。换言之, 系统的每个元素通过关于它和其他元素的各种组合与各种替代的诸种规则, 而被排他性地定义。用索绪尔的类比来表示: 如果我们用一些大理石, 或者甚至是纸张, 来替代棋盘上的那些木制棋子, 我仍能下棋, 只要规定棋子移动的诸种规则保持不变。在这个由各种纯粹形式的规则所支配的、完全差异的世界中, 存在着一个严格的对应性 (isomorphism): 构成一个词的每一个声音和另一个且只和另一个对应。能指的秩序和所指的秩序彼此严格地重叠。^[1]

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发现, 为以后的话语理论者提供了深入研究的可能。以后的罗兰·马特、雅克·拉康、德里达、福柯等人, 对能指和所指都有着各自的阐述和研究。在这中间,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其一, 任何研究都必须信赖文本话语; 其二, 话语的语言各部分是一个系统和整体, 彼此互相牵缠, 任何一个词都和与之有联系的词缠绕着, 不可割裂开来断章取义; 其三, 一个文本的话语有所指, 但理解者却有可能发生偏离所指的本义, 从而将本来的所指以膨胀性地理解, 成为理解者自己意义上的“能指”, 从而达到文本作者也未曾有过的阐释。“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以语言学的理论来看老子哲学, 我们感觉到, 要真正地认识老子哲学的理论归宗, 就必须借助他的语言文本来进行。然而他的哲学文本在沧桑巨变的社会发展中, 就文本本身来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且不说出土的帛书版、古简版, 仅就现在通行的本子而言, 也是不尽相同的。有的字数不同, 有的断句不一, 各种翻译、注释更是千奇百怪了。然而我们要研究他, 就必须借助他的文本语言。再者, 现行注读老子的各家, 虽然也力争将老子当成是一个系统加以阐释, 可往往都是各执一词, 只窥一管, 并未将老子真正的哲学意蕴挖掘出来。再次, 老子的时代离我

们久远，注定使我们只能以现世的眼光来度测其心，这样，我们理解的只能是“能指”，而绝非作者本人的“所指”。之所以能发生理解上的偏差，乃是因为作者与读者因时代、环境、修养、知识乃至性情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我们与老子时代的久远，注定了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对他的研究是根本无法洞穿历史的迷雾而找到其哲学意蕴上的“所指”的。既然“语言构成了一个系统，没有元素可以独立于其他元素而被定义”，那么，由于时代的久隔，当时人使用名词的随意或者漫不经心，都使我们这些后来者对它的理解产生困难。时代变了，语言当然也变了，其他的参照元素也消失得差不多了，我们只能凭借这五千字来理解作者了。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古籍与之映证，但这些古籍也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表达其“所指”的，都是读者以自己的理解加以诠释的后世之见，而这恰恰却是其“能指”，并不能引导我们真正找到老子哲学的理论归宗。

对一个文本进行注释和说明，本身就已经暗示了解释者想从这一文本中找到自己期望的东西。任何读者的心都不是一张白纸，解释者和文本也不是直接通过眼睛建立起联系的，当中总有那么一个“有色眼镜”，也就是伽达默尔说的“偏见”。而《道德经》本身的模糊性又为这种所谓的解释和发挥提供了空间，以至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但“能指”也未必就是坏事，作者本人的意思让理解者给予新的脚注，对于现世也可能是一件不错的事。人的思想观念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总是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总是要解决现实问题。阐释学有时就是借古喻今的。但无论怎么说，我们在理解作者文本话语时，都应该尽量忠实于作者的“所指”，总是应该把老子哲学当成是一个体系来对待，这样的话，我们的“能指”也会尽可能地贴近于作者，也会使其更加忠实于话语者的思想原貌。再者，时代的变更也在不断地使后来者对其文本的注读产生新义。先哲的思想已经成为一个核聚变的辐射源，从中裂变出无穷的智慧光芒，以致使其哲学思想延伸为无穷大。这也正好体现了老子哲学的“微言大义”。现代人通过对他哲学的解读，发展并丰富了他的思想。

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试图对老子的哲学归宗给予一番细致的梳理。对于老子其人的生平事迹，何名何姓，何官何业，何从何去，史料记载虽不可信，但史海钩沉，笔者以为已经无法考取，即使能够厘清，



那也是考据家的事，笔者对此并无兴趣，所以一概忽略不计。对于老子一书版本的讨论，虽有帛书、简本，但这些考古的成果尚待后人研究，故笔者仅取现在通行的版本加以分析，其他版本并不在此加以论述。仁智之见，亦属管窥，抑或被大方之家所耻笑，但仍不揣冒昧，寄望窥出老子文本之后的“所指”，尽管它仍是笔者的“能指”。

一、老子哲学的理论归宗

关于老子哲学，不外乎三种观念，一是本体论，二是人生论，三是政治论。有人认为只据其一，有人认为三者兼容之。笔者的观点是：老子哲学从整体构架上看，它是从循道、树德、治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的，也就是说，之三者是三位一体的。那么，此三位之中，包含着怎样的一体，向来的研究者都是语焉不详的。从循道看，老子哲学说的是宇宙论（也有人认为这是本体论），谈及天地万物的诞生发展，说的是事物遵循演替的规律。从树德看，老子旨在说明在“道”的引领下，来到天地间的人必须以自己的德性昭显不同于天地万物，人之所以为“人”，全然显于一个“德”字。老子之“德”就是体道明常，守衡知静，致虚观复，教人怀素抱朴，居弱处下，不争不抢，似在以人生论来论述自己的理论归依。但从主要方面看，它更应该是一部关于“治世”的学说。稍知老子学说的人，都知道他的学说根本是“无为”，问题的症结是，“无为”似是人生论的指归，既“治世”，将何以“无为”？既“无为”，又焉能“治世”？这样就始终处在一个悖论当中。其实只要统观老子的哲学内核，这一问题其实并不复杂，相反，其间的道理却是显而易见的。“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是统治者以散牧的方式对百姓加以统管，并非如后来者说的“无政府”。许多学者都认为，老子的“无为”实际就是自然而为，按自然的规律而为，不刻意，不执著，不强求。在这里，治者是在的，却不加以硬性的管理，不为统治而统治，而是按照百姓的意愿，一任马放南山，有如鱼归大海，这样才是“无为”的真正内容所在。但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是不是“治世”呢？它是不是一部关于“治世”的学说呢？如果这样来理解老子的哲学归宗，又一次掉入了前人的窠臼之中，并没有独到地发现他表面理论下掩藏的真金。这样说，理由有二，一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汉时曾有过遵循黄老治世原则的时代，汉文帝时曾尊老学，把黄老之说当成是治世的经典。那时的

人已经把它当成是一部“治世”的学说了，如果我们再次这样说，只是鱼肆遗臭，没有鲜见的。二者，中国先秦哲学中，儒家想以恢复周礼以求达到社会秩序的安宁，算是治世学说，而真正治世的学说应该在法家，严刑重典治理国家。因此，道家之祖的老子并不是以此为立足点的。但是，老子哲学中的确有有关治世的思想在其中，而且，循道、树德、治世之三者的关系又如何匹配，这才是现在需要厘清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老子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对宇宙万物的终极关怀。如果前面的三者属于位的话，后面的一点才是体，三位一体，三条支流汇入主干，形成了老子哲学的巨大源流。

要达到对宇宙万物的终极关怀，须以循道、树德、治世来实现，上面所讲的这三方面内容，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中，是要同时具备的，三者不能割裂开来看，如果我们这些后来的解读只囿于自己的角度和立场，盲人喻日，瞎子摸象，以褊狭的理解而各执一词的话，就难以找到老子哲学的真谛。如果我们能够结合老子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他的哲学思想，然后对上述的三点加以权衡，并将此三者统一起来细加甄别，其真正的哲理内蕴恐怕也并不是不可理解，而且能够拨云见日，找到其真正的理论归宗的。

“道”是无形的暗示，“德”是有意的依循；“道”是宇宙的指引，“德”是人类的体悟；“道”昭变，“德”求守；“道”示无，“德”知有。

人们习惯把《道德经》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为《道经》，下部为《德经》。其实，以现在的眼光看，“道”中包含着“德”的思想，“德”又蕴蓄着“道”的成分，二者只是包含在不同的范围内罢了。“道”是规律的揭示，“德”是人类的体悟。今天的我们对于这样的情况理解起来并不困难。然而因为古时的书是写在竹简或木片上的，排列的顺序在后来的流行中被搞乱了。这就导致了后来《道德经》的版本历来是比较混乱的局面。离老子时代不远的《韩非子》的《喻老篇》，是先解《德经》后解《道经》的。我们现在所通行的本子，是与司马迁《史记》所言“老子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结论相一致的。而从新近出土的帛书上看，它本身是不分道德上下的。就现在新出土的版本来看，与现在通行的版本在文字的章节上也是有区别的。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了新出土的版本就因此否定现行的版本，除非找到更多的版本加以映证，否则，一次出土也并不能说明什么。再者，无论是《道》先还是《德》



后，我们都可以看到，老子是把“德”看作“道”同样重要的理念加以阐述的。如果不是为了治世，不是为了修养，宇宙创生得再绝妙，万物衍生得再奇特，于宇宙又何益，于人类又何益！退一步讲，人类本身修养得再高妙，再完好，如果社会的大环境治理得不好，人又怎么能够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环境中生存。以老子的修养学识，他是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的。因此，老子言“道”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说“德”。“道”的内容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宇宙创生的本原，二是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在“道”的推导循演下，产生出现了万物和人类，由此而有了“德”。“德”的内容同时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主体内心的要约，在修己上下工夫，以期达到行为的自觉和为人处世的和谐；二是社会大环境的治理，在“道”的引领下，大家彼此不争，友好相处，在小国寡民的境地中终此一生。之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安定的家国周边，人的修养很难完成；当然，没有人的品性的良好养成，家园周边的人类大的环境又很难得到治理。只有在充分体“道”的基础之上，注重“德”的培养，才会显示“治”的效果，才能达到老子所谓“和”的境地。所以说，只有“和”才是老子哲学的理想之境，也只有“和”才是老子宇宙的终极关怀。

当前一些研究老子的知名学者们，基本把老子哲学的构架分成三段论的。陈鼓应、徐复观二先生就持此观点。他们两人都认为：老子哲学是先宇宙论而后人生论而后政治论。两位学者看到了老子宇宙论只是为人生论做背景和铺垫的，实际上他们是把老子的人生论当做他的理论核心加以阐述的。而在笔者看来，生逢春秋乱世时代的老子，其心其意都不可能把人生的工夫放在第一位的，他的目光当然要超越人生的修养，而把焦点聚集在社会环境的安宁和谐上。要说人生的修养，那也不是平常人的修养，那也应该是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侯王们的人生。百姓只是“刍狗”，百姓的人生无非就是衣食行住、生活安定的人生，侯王们如果把人生处理得不好了，就要争抢别人的地盘，就要霸占别人的妻女，就要掠夺他人和财物，因此，侯王们的人生处理好了，天下才会安定，社会才可和谐。而老子给侯王所开出的方子就是“无为”。从这一意义上看，老子的哲学本义并不在人生，而在于社会，这当然就要引出“政治论”。但政治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资本主义政治学根本就是两个概念。老子哲学也并不简单地以“政治论”就可以囊括的。所以，“政治论”也只是老子哲学的一个方面而已。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老子所有的学说，都是围绕着打造和谐社会来展开的。这样说似乎和现在的流行说法有些一致，类似于时髦话语，但笔者根据老子的哲学文本解读，得到的就是这样的认识。在他打造和谐社会的时候，老子是把“治世”二字当做重点来加以讨论的，尽管他的治世学说最终落在了“无为”上，尽管这样的治世在一些人看来是等于什么也没说，可这毕竟只是归属到了方法论中，他哲学的出发点并没有因为这一点而发生一丝一毫的动摇。宇宙创生的本原论是老子哲学的着眼点；修身养性以立德、处世为人以安命，是在宇宙本原论中推导出来作为人而存在的立足点；而“治世生民”，打造一个和谐安宁的世界，最终完成对宇宙人类的终极关怀，才是老子哲学真正的理论归宿。

在人生论这一点上，陈鼓应先生的认识是深刻的。他说：“老子的整个哲学系统的发展，可以说是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的，再由人生论伸展到政治论。然而，如果我们了解老子思想形成的真正动机，我们当知道他的形而上学只是为应合人生与政治的要求而建立的。”^[2]然而，陈先生并没有顺着这样的思想向前延伸，并没有解决人生的德性要修炼到何种境界，政治诉求到哪般田地，并没有挖掘到人生与政治怎样互构才是老学的真正归宗，而更多地只围绕他的人生论展开讨论。同时，徐复观先生也有这样的表述。徐先生在他的《中国人性论史》中说：“老学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在于宇宙学的建立，而依然是由人生的要求，逐步向上推求，推求到作为宇宙根源的所处，以为人生安顿之地。因此，道家论宇宙，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哲学副产物。他不仅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发现人的根源；并且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来决定人生与自己根源相应的生活态度，以取得人生的安全立足点。”^[3]在这里，徐先生也是把人生论放在首位加以理解老子哲学的。徐先生的这部著作是研究人性论的，并没有对老子作专门的探讨，所以，并不能要求这位大学者对老子哲学有一个系统性的构建。可对于老子哲学只简单地归结到人性论这一点，又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春秋战乱的时代里，人生与政治哪个更重要，但有常识的人都会显而易见的。而后的其他学者也往往被其哲学中所言及的人生修养的浮表学说所迷惑，并未真正地开掘出其哲学思想的内蕴。实际上，无论是宇宙论、人生论还是政治论，都只是老子哲学的张目，并不是他的纲举所在。真正的哲学立论核心还是对天下生民的关怀。而这个关怀最终要落在通过“治世”以求得民生安宁的



和谐上。二者是有轻有重，有先有后的。

“德”与“治”并不存在孰先孰后，孰优孰劣的问题。“德”是在“道”的昭示下，老子心中的自觉人生，是以“道”为基准，积极自律的内修。而“治”，则是“无为而治”，即通过人生的清静修、以自然的规则来要求，并不以礼法要约，从而唤起人的自觉自愿的行为。因此，体“道”就是具“德”的表现，具“德”就是个体人的修为达到了一定的境界。而一旦个人的修为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国家社会也就不治而治了，就达到了和谐。如果硬要说“人生论”，这就是所谓的“人生论”吧。但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平民的人生是无所谓有太大修为的，侯王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老子为什么反复言说“圣人”的原因。一个平民的修为可能影响他身边的几个人，侯王却可能影响一国乃至几个国家的人。所以，侯王只有成为圣人，才有资格和能力引领一国之人建立和谐有序的安宁社会。

《道德经》共八十一章，以第三十八章为界，前面的部分论“道”，被人称作《道经》。“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第三十八章）以后论“德”，人们习惯称其为《德经》。这句话从字面上的理解是：有上德的人，修养品性极高的人，一切依道而行，无从施德，所以反而有德。“德”在这里与上篇的“道”一样，显得极为神秘难测。对“上德”的理解，有人认为它说的是“有德的人”，有人认为它说的“国君”，但从老子在其后的章节中所用的“侯王”、“王公”、“不穀”等词汇看，这个“上德”之人绝不是一般的君王。“侯王”“王公”们可能有地位，有统治权，但却未必就有德。这一点从他的话语中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出来的。老子的目光之所以较为专注地注意着治国、修政和战争，和当时的乱世春秋有关，和当时的民不聊生有关。与此相对应的，老子经常使用着另一类词汇：“百姓”、“民”，而这一类人也肯定不是老子眼中的“上德”之人。无论后人多么肯定地说老子具有多高的民本思想，可即使是民本思想至上的孟子和他的先学孔子，也并没有在心里真正把“民”与“君”放在同一个着眼点上。在笔者看来，先秦诸圣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比较关注民生疾苦，都关注当时社会的动乱秩序。与其说这些人有民本思想，还不如说，他们是想通过自己的学说，改变和维护和谐安宁的社会秩序。笔者的理解是：他这里的“百姓”、“民”无疑是一个大概念，是一个群体范畴，而“上德”之人，它的意域外延无疑要小得多，只能是一类人，一小部分人甚至或是一两个人。只有这些具备了

“上德”（这里的“德”指的是施德）的人，才可以顺应天道，抱朴守真，按照“道”的运行规律行事。有了“上德”的人，他的生命才不会受到侵害，并能成为“百姓”效仿的榜样。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七十五章）这一句话是论述“无为”的，但从其侧面可以看出老子眼中的两个概念——“上”与“民”，同时也能洞见老子建言立论的理论重点——“治”。他把自己的理论目标瞄准了“治”，可他却把“治”与“道”、与“德”纠缠在一起，企图在告诉你：若要“治”，必先“德”；若要“德”，必先“道”。三者同时实现了，就应该是“和”吧。反过来说：“道”是归真、法则、规律和本原，要想顺应“道”，应要无为、清静、抱朴、守弱、虚静，就是要与世无争，这样就达到了“德”的境界。而“德”的实现又依赖于一个“和”的社会，同时，“德”又会带来一个宁静和谐的大环境。只有到达极致的和谐宁静的社会至境中，人的修养才能得以完成，否则个人的“德”将是无法得以实现的；同时，只有有了“上德”之人，才不会与人争抢，才有“无为”而治，社会才有可能和谐安宁。因此，就要把最终的目标放在“治”上，放在对社会环境的安宁的追求上。而这样的社会安宁，首先要具体体现在“治”上。但是，一个无德的人怎么会有有效的“治”，一个失“道”的人，根本就是缺“德”，无“德”何以有能，无能何以治国。“道”、“德”、“治”三者互相缠绕一起，成为一个三足之鼎，共同支撑起一个“和”的天地。

老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平等思想，虽然以他的时代还说不出“平等”这样的词汇，但他的在“道”的统摄下的万物人伦都是没有高下贵贱之分的思想，却是显而易见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亦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在他看来，在道体统摄下的万物，都像草扎的狗一样，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分的；在圣人的眼中，百姓也是每个人都和草扎的狗一样。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因为他能清静无为，不尚贤，不居难得之货，守虚弱，抱素朴，具有了体道修德的境界。百姓若能做到这点，也一样可以成为圣人的。这一点体现了老子“返”的思想，即辩证发展的思想。圣人如果只用心智，一味的钻营他就和百姓没有两样，他也就不是圣人了。而百姓如果无欲无争，抱朴怀素，他也就能够成为圣人的。

如前所述，老子的“道”、“德”、“治”是牵缠在一起的三位一体，是张目。“道”要求人对自然规律的顺应，顺应的结果只能是抱朴怀素，



居下守弱的“德”，而“德”的最终结果便是“无为”，而“无为”的结果便是人人相安无事，彼此不再有杀伐战争你抢我夺，这样也就自然达到了天下大“治”的效果。

“爱国治民，能无治乎？”（第十章）“治理”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可是你怎么治理呢？你凭借着自己手中的权势和老百姓抢夺吗？你发动战争向周围的国家劫掠吗？老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社会已经开始了混乱，战争频繁，民不聊生的情况令其格外痛心的。这一点，稍通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得非常清楚。老子的生卒年代虽不可确考，但除了后来旅居海外的学者钱穆认为其晚于庄子以外^[4]，其他学者则多倾向于他生活在早于孔子和庄子的春秋时代。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史籍已然告知得十分清楚。礼崩乐坏，社会制度瓦解，贵族走向没落，诸侯以下犯上，社会秩序混乱，兵戈绵延，民不聊生。李泽厚说：老子的时代是“人类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一方面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有了极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尖锐的阶级对抗和冲突，带来了许多前所未见虚伪、残暴和罪恶的现象。”^[5]台湾学者傅佩荣也说：“老子本身所处的时代……而在人间瓦解，百姓无以维生，所以老子希望大家自我约束，学习简朴的生活。”^[6]要在这样的乱世关头有效地治理社会，那是何其困难的事呀。可老子却语出惊人地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为什么能如此轻易地治理天下呢？当然是对“道”的顺应，当然是清静无为的结果。当然，这句话还有不同理解，就是治世并不容易。治国就像做菜一样，须得精心烧制，一丝不苟，马虎不得，用什么原料、下什么调味、用什么火候，还是要用心讲究的。但笔者对这样的理解并不认同。再怎么讲，烧一菜与治一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无论怎么烧，它也是烹饪技术，是小道，而治国却并不能与之等同的。所以，笔者的理解是治国容易而并不是难。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三章）你只要认真聆听一下这段话，你就会明显地感觉到，老子的这段话是说给当时的统治阶级的，而且采用是典型的“愚民政策”。有人曾因此否定了老子哲学的积极性，认为愚民政策是不可取的。但老子的“愚”不仅仅是愚民，同时还要“愚己”，这些问题我们会另择章节加以讨论的，此处暂且搁置。“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让人一听就是在驯养一群只

会吃饭不会思想的傻子而已，而且还要让这些傻子“无知无欲”、“智者不敢为”。当然，有的学者如陈鼓应说这里老子不仅“愚民”，而且“愚己”。但“愚民”也罢，“愚己”也罢，这说的不是治理又能是什么呢？可你要达到治理的效果，就要自我克制和节欲，不追求贤名，不夺取难得的货物，压制自己的欲望。而扼制欲望的最好办法就应该是不让人知道有这些享受，不了解这些享受，“愚”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从这一点看，正是老子的“克己”。这又是典型的树“德”了。而你一旦无欲无智、不争不抢、居下守弱了，你就又秉承了“道”的特质，具有了“道”的元素了。老子的这些话显而易见是说给当时的奴隶主或庄园主听的，再延伸之，是说给当时的统治者听的，说给帝王、不穀、寡人们听的。要想“治”，必要“制”，克制欲望，清心寡欲，这样天下就极容易得到顺畅的治理了。

老子的根本目的是在教导那些执政者们，不要和老百姓争抢，不要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可把政策制定得过于强硬。而应该始终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一些，让自己变得柔一点，弱一点，以便于自己统治得更长久些。他教导统治阶级要从自然规律的“道”中寻得参照，高下相循、新旧互移、强柔互易。物极必反，你把事情做过了头，统治的宝座就会被推翻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第十四章）古往今来的历史的、自然的、社会的规律表明这个“道”只能是规律性的东西。在老子哲学中，有许多是关于言“治”的。“治人，事天，莫若嗇。”（五十九章）在这里，节俭是不可少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五十七章）“治”的根本方略还应该是“无事”“无为”。不仅要“无为”，还应该“无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六十五章）。国家在还没事的时候，圣人就要想到治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六十四章）如果真正能够做到这些，那么，“治大国若烹小鲜”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里的“无为”，应当是不和老百姓争夺，克制自己的欲望。“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十九章）这里的“文”应该理解为“道”的反面。如果说“道”是本质的话，“文”就是形式，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说是“巧饰”。在老子的眼中，“圣”、“智”、“仁”、“义”、“巧”、“利”都是人生外在的东西，是形式，是